

人要 衣裝

— 小 朱 —

衣服本來是取其實用來蔽體防寒的，但是近年來式樣的新穎，色調的多變化，反而取代了前者的作用，在炎熱的三伏天裏，西裝畢挺揮扇的「尖頭們」不在少數，在寒風刺骨的冬天，迷你裙也絕不是鮮見的。

在美觀、悅目的前提下，自然在形式方面、色彩方面也大有講究，就連一向少變的男士服裝也有雙排扣、喇叭褲等的「推舊迎新」，至於敏感的女士們，則由迷你、迷地、密實、媚喜到議論紛紛的「熱褲」，都是由此而應景，令人目不暇給，冰淇淋吃足。

中部地方似乎在衣服方面太保守了，一條新式的「迷×」裝可能會「無疾而終」，不過這倒是無可厚非的，模實無華確實是好的，但是以本校目前的水準來說，本校在這方面似乎太那個了一點，看了多少令人有點心酸的。本校女孩子的不會穿着衣服也是有目共睹的，一般都是中學生甚至小學生式的打扮，看起來猶如使人置身幼稚園的感覺，是由於缺乏競爭性呢！還是由於醫學院的緣故，我也不太清楚，不過至少前者是本校男同學要負責任的，「賞罰分明」原則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看到漂亮的吹聲口哨也不為過，我相信在這種「激素」的刺激下，不出數日，在你眼睛離開那密密麻麻「蟹文」的那一剎那，你會發覺有着多大的改變，同時你也會驚奇那對你視力的恢復是有多大的效果。

至於本校男同學的衣服，更是慘不忍睹，說得好聽點是很隨和、很會表達自己的個性，說得不好聽就是有點邋遢了。男孩子的「懶」一向是出了名的，連我也不例外，但是有些似乎太過份了一點，相信各位一定見過不穿皮鞋（拖鞋除外）、穿了鞋子不穿襪子的、零乾柴似的褲子，真像進了「估衣市場」是應有盡有，最不通的是一件白襯衫可穿上二個星期而不必換洗，這可能又是一項新的紀錄了，可怪的是這些仁兄出現在圖書館（夜間）內，或女生宿舍附近時却有種令人改頭換面的感覺，可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上實驗課時更為精彩，各式各樣的實驗衣，有些別說穿了，看到了都噁心，從領到實驗衣的那天起從沒有下過水至今仍穿着上實驗的也不在少數，不但如此而且有人對其身體百戰的實驗衣仍津津樂道的大談其「性格」呢！其他像球鞋球衣之類的，恐怕從中華路買來後，就連想洗的觀念都不會有過，直到壽終為止，體育褲也列入不洗之列，在這方面女同學就要強多了，不信可以放眼仔細觀察一下。

衣服穿在身上主要是講究舒適，次求其大方，式樣的新穎與否倒是可有可無的。雖然有句話說「不以貌取人」，但是事實上恰相反，這年頭交女（男）朋友，不得穿得整齊漂亮點，就失掉別人發現你內在美的機會了，服裝之用大矣。

學校裏常見工友打掃環境，但是卻沒有人想到自己也該徹底打掃一下了，上上下下，從頭到腳，該剪的剪、該洗的洗、該擦的擦。我曾聽某人說過「雨後的大地是清新的、喜悅的」，相信經過此大掃除，你會發現在校園內又多出現了一種清新喜悅的景象了。我是多渴望這一天的來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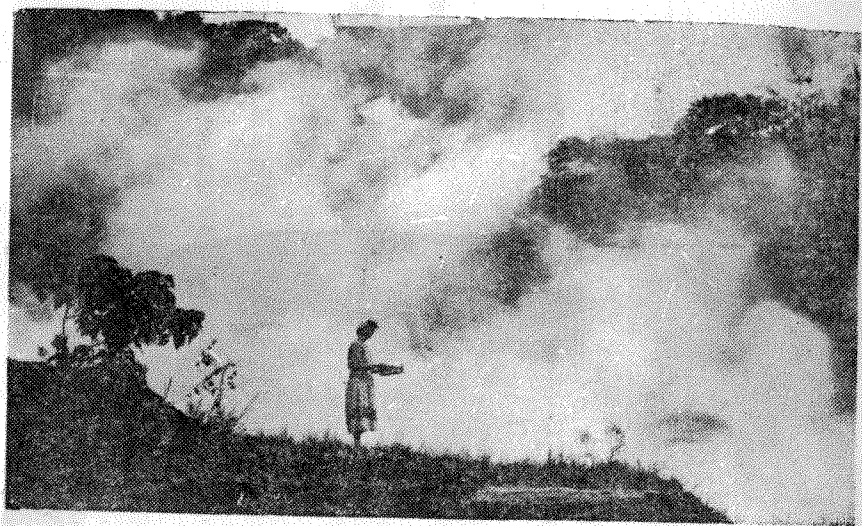
可
以
告
你
了
。流清。



訴
告
你
了
！

西天一片紅彩，和你手中的紅色康乃馨相互爭艷著，本來我是愛極了那斜陽餘暉的萬態，然而今天却把双目凝視著這朵鮮紅的康乃馨，因為你告訴我：明天！你要將它佩帶在胸前，明天！你將要第一次喊她「媽媽」。呵！忍不住為你喜極而泣，畢竟永恒不變的愛心，終於令你完全接受她了。

憶起六年前一個淒風苦雨的深夜，你妹妹神色慌張地跑來通知我——你被汽車撞了，正在醫院裡急救；知悉這個消息，冒著風雨，隨著你的妹妹，匆匆地趕到醫院，靠近你的床邊時，才知你因失血過多而告昏迷，更不巧的那間醫院儘有的血漿並不適合於你，而伯父的血型與你有異，正當大家焦慮之際，她主動要求醫生驗血，結果她的血液可輸送給你，於是她堅決一定要捐血，我私心自付，她平時已患有貧血症，怎經得起抽血呢？就在思考的剎那，她已勇敢的伸出右手讓



山與山寺

· 仔 陳 ·

遠遠的，就看到山巒着山寺，綽約地矗立於紅塵之上，飄着幾許瀟瀟酒與寧靜。

難得到這兒來徜徉，且讓一切都淡入周遭的青翠裏忘却吧。天上的浮雲如夢，而夢苦難醒。時已是夏初了，天仍微有涼意；滿地的青草已綠得耀眼，那又是一個新新的一代了。

寺前一曲潺潺的清溪，陰柔而腕轉的，沒有波，也看不到濤，充滿一片的寧靜與知足，比起那一瀉千里奔騰洶湧的陽剛壯闊，自另有一番的韻味與深意呢。

莊嚴的大雄寶殿前連着一排數不清的小石階，一步一句彌陀，聆木魚滲和着佛號，一些煩惱都在漸漸的遠去了遠去了。在浮生之中，我又會獲得了多少個寧靜呢！

青山、綠水、山寺、碧空，大自然是一張畫，是一部無言的書，蘊藏着無窮的禪機，曠逸的精神境界，圓滿而無有掛碍。

一片的靜，在心裏。

踏着細步，我徘徊不忍離去。今後，我將再來此駐足。因為，我將永遠忘不了這兒所給予我的一切一切。

歸途上，我頻頻回首，山寺仍綽約地矗立於紅塵之上，飄着幾許瀟瀟酒與寧靜。

母 愛

母親的愛，
如夜空的星，
在無盡的黑夢裡，
點亮她璀璨的燈。

遊子的淚，
像浮雲的情，
在煦暖的藍天裡，
傾訴他寂寞的心。

多少辛酸經歷了——
多少困苦受遍了——
而母親的愛，
如恒古的月，
常新——常新。

醫生將針插進血管，眼見著一滴滴的鮮血漸漸地充滿針筒，而後再一滴滴地流進你的體內，我當時激動得握緊她的手，更咽哽地道著：「我一定要讓你懂得這份愛心，要讓你好好報答她。她却淒然地笑道：「只求文青能諒解就好了」，接着她要求我守秘，怕你知道又會罵她假慈悲，你常常那樣的，過於思戀生母，連帶着對她不是冷漠、便是嘲諷。我幾次看不慣難免勸你，你倒生氣地說我不能體諒你失去母親的痛苦，其實你捫心自問，近幾年來，你生病時，是誰照顧你的？你做惡夢驚叫時，是誰安慰你的？你衣服扣子掉了，是誰替你縫補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是她！是她！她給了妳母愛，她為妳盡了一切人母的責任，而妳！妳仍然在每年的母親節佩帶着白色康乃馨，妳故意唱著「母親！妳在何方？」來刺傷她，妳令她內心淌血，還得在伯父面前說妳很孝順她，妳！妳待她好不公平哦！尤其妳受傷那夜，妳失血蒼白，她捐血憔悴；妳痛苦呻吟，她愛心如焚；那夜！那夜！我肯定她是發自內心在深愛着妳，她不是人們口中所謂的「晚娘」「後母」那種人，文青吾友！這份親情，這份愛心，她怕引起妳的不快，竟阻我告訴妳呵！

如今！時機成熟了，妳主動買了紅色康乃馨，妳訕訕地附在我的耳邊輕語著：「六年來！我發現她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是出自真誠的，她令我再度嚐到母愛的溫暖，今年母親節我要為她唱「母親！妳真偉大……」楞了一下，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沒聽錯話，又逼着妳重覆一遍，又看到她手中那朵含笑的紅花，我才相信妳接受她了，呵！好友！等得我好苦喲！好不容易妳才長大，好不容易我才可以吐露這個秘密——妳雖不是她的親生女兒，其實妳的體內早已有她的血液循環着，那麼，隔重肚皮又有什麼關係呢？妳早該叫她一聲「媽媽」。

今夜！告訴妳這個秘密，我好快樂、好興奮哦！明天！期待明天早點來臨！即將是美好的一天。

寸草心

（脫稿於母親節前夕）

寫於60年母親節